

青年文庫

鄭學稼
吳葦合編

歐美小說名著精華

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渝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滬一版

青年文庫

歐美小說名著精華 一卷

每冊定價國幣三百元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編述者

鄒學

稼

發行人

劉百

閱

發行所

中國文化服務社

印刷所

中國文化服務社印刷廠

編譯例言

一、本書擬分五卷。第一卷由古典到浪漫主義初期；第二卷由浪漫主義到寫實主義（英國）；第三卷由寫實主義（法國）到近代；第四卷爲補上述三卷未列入的小說名著；第五卷專介紹俄國小說。俄國小說所以另列一卷，係爲着牠的特性。

二、本書所謂「小說」，即英文所謂 fiction。至於詩歌和戲劇則在本書範圍之外。但丁的「新生」，所以未列於第一卷，即由於帶着濃厚詩的色彩。

三、目前因爲書籍困難，暫刊前三卷。

四、每家名著如選譯兩本，不定是一般公認的傑作，也不是本於編譯者的主觀，大半的原因，是受參考書缺乏的限制。

五、每本名著的摘譯，盡可能的保持原著者的作風及寫作的形式，甚至於可能範圍內，摘譯牠的重要對話等等。這給初學寫小說而缺乏外國語訓練的人，或有若干的幫助。

六、本書的參考書，有的爲原著，有的爲參考爲選譯本，有的譯自哈麥吞(J.A.Hammer).

ton)主編的「世界名著精華」(The World's Great Books In Outline)。

七、每篇的開始，是作者生平的簡史。牠受篇幅的限制，至多不過六百字。希望在這簡述中，不失去作者的真面目，和他在小說史上的貢獻。

八、編者並非文學家，只是歡喜讀小說的人。編譯這部書，就個人而言，也許有自已的動機；可是却算做一種大膽的冒險。因此，內中難免錯誤之處，乞海內文學家不吝指教。

歐美小說名著精華第一卷

一 薄伽丘：十日談

薄伽丘(Giovanni Boccaccio)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與但丁(Dante)齊名的作家，又是小說的始祖。他的身世不大明瞭。大概是佛羅倫薩人，父親是富商，與巴黎某家婦孺就生了他。因為是私生子，所以出生年月不能確知，祇證家及證他生於一三一三年。後來他在佛羅倫薩讀書。父親要他學法律，他却志在文學。父親死後，他常奉政府的命令，往歐洲辦外交，並日被選為佛羅倫薩市的「執政」之一，及軍政部長。一三三三年，他被聘為但丁詩篇講座的講師，死於一三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。他的傑作「十日談」(Decameron)前半部出版於一三五三年，全書印行當在一三五八年左右。英國喬叟(Chaucer)的「坎特伯利故事」(The Canterbury Tales)即是模倣他的作品。

七個美麗的少女

意大利的佛羅倫斯城(Florence)於一三四八年，發生了一種可怕的瘟疫。這種疾病是無藥可醫治的。它非但能由患者傳染於交接者，即使是偶然接觸到患者的衣服等東西，也要

傳染的。當紫色的斑點發現在病人的身上後，可以預知在三天之內他將死亡。

在這樣可怕、混亂、災難之中，住在佛羅梭斯的人們，都依然自己自由意志去行動，他們不再顧到法律，人道與神性了。那些狂妄之輩去搶劫富人之家以供給自己的生活。他們說，既然不能避免瘟疫而死亡，那末，至少要死得快活些。有些人使自己幽閉起來以隔離世界，而幾千萬人都丟棄了他們的傢具和財產；並離開了他們的親戚與朋友而從自己的家逃到鄉村去。其中有的兄弟離散，有的夫婦分開，而最殘酷者甚至於有父母拋棄自己孩子的事，走到街上去是很危險的，因為到處都有患疫病而死的屍首，我親眼看見過一個鄙夫因觸着了破衣而死亡。

佛羅梭斯的住民雖然並不稠密，而從三月到七月却死了十萬人。我不耐煩再講以後災難的情形。我要講一個事實：當此城毀滅居民時，某日晝曾在聖瑪利教堂內，有七位陷于深切悲苦中美麗少女的集會。

她們有的是姊妹，有的是朋友，總之她們是互有關聯的。最大的勞彼尼亞（Pamphinea）是廿八歲；費門太（Flaminella）較年幼些，費陸明娜（Filomena）伊彌利亞（Emilia），羅梭他（Lauretta）與尼費里（Neife）更年輕些，而愛里莎（Elisa）只有十八歲，

是她們之中的最幼者。

教儀過後，她們到教堂的一隅去計劃她們以後的行動，因為她們現在在這世間是孤獨的。

勞彼尼亞說：『依我的意見，我們離開這危險可怕的佛羅裡斯城。這不僅可避免瘟疫，而且可避免不守法律之人的掠取與騷擾。我們大家退隱到鄉間去，那邊有清鮮的空氣，青色的小山與成浪的稻田，比了在荒涼的城內——這是令人憶起悲切的事的——要更舒適。』

費薩明娜說：『我想一切要有男子援助我們才能進行』。

『但我們將怎樣呢？我們認識的男子有的死，其餘的逃開了。』伊里莎接着說。

當她們正在討論之時，三個年輕的漂亮的騎士——勞役陸（Pam filio）費薩思特雷託（Filostato）與戴奧奈奧（Dionao）——到教堂來找尋他們的情人，偶然遇到尼費里，勞彼尼亞和費薩明娜。

勞彼尼亞微笑着說：『看呀，幸運來了，它賜給我們三個尊貴的男子，假使我們去邀請他們，我相信他們會加入我們的團體。』

她與騎士們聯絡了，告訴他們她的計劃，而且請求他們的援助。起先他們以為她開玩笑

，後來看見少女們誠懇的態度，才加入她們的團體。翌日黎明，少女們，使女們，騎士們和男僕們，一同離開偏羅梭斯城而到相隔兩英里遠的擇定的地方。這是在一個小山的頂上，有一個壯麗的邸第，內中有美麗的庭院，良好的走廊，和裝飾優美圖畫的富麗房間，房子周圍有可步的草地，一個令人神怡的花園泉水與可說的樹木。

一切都整頓好後，少女們與她們的騎士到園中去散步，她們唱情歌與編織花園以娛樂。飯後，戴奧奈奧拿了六絃琴，我門太極着提琴，他們合奏愉快的曲調，其餘的同伴們依着曲調跳舞了。舞畢後他們唱歌，接着又舞，舞後又唱，這樣，直到晚間，然後他們各歸他們的房間，後來商定勞彼尼亞爲他們的皇后指揮他們宴會與娛樂。

下一天清晨几時，皇后勞彼尼亞叫他們都起來，她說白天睡覺是有害健康的，因之她引他們走到樹陰之下的綠草中，她接着說：『太陽是這樣酷熱，除了青蛙在橄欖樹間唧唧之外，一切都沉睡着，這是不適於散步的。讓我們坐成圓圈而流講故事吧？故事講畢之後，太陽將陰了，然後再開始我們所喜愛的娛樂。』她轉向坐在她右邊的騎士說：『勞費陸，請你開始講吧！』

愛情的故事

『我有一件故事，我想大家都喜歡聽的，因為它指示出愛情是怎樣奇妙與令人不可思議的』。旁魯陸這樣說後，就開始說他的故事了。

在塞浦路斯(Cyprus)島上，從前有一個叫亞利蒂普斯(Aristippus)的上流社會的富人。他因為他的兒子賽蒙(Cymon)雖然高大和漂亮，而智力却屬低能，所以非常不快。他請了最有技能的教師，也無法灌輸他兒子以知識。亞利蒂普斯不願再看見賽蒙，於是命他到鄉村的房子與奴隸們一起去生活。

賽蒙在那邊與奴隸一般地刻苦，是的，他的粗澀的聲音，愚拙的態度，的確與奴隸相像的，有一天，他荷着木桿，繞着田園散步，他看見一個美麗的少女睡在草地的深草之中，在她腳旁有兩個女僕和一個男僕睡着。賽蒙從沒有見過一個女人的面貌，此時他身倚着木桿，無限地不可思議地注視着這可愛的女子，而奇特的思想和感覺開始進入他的心靈。注視她很久之後，他看見她的眼睛漸漸張開，她們是很柔和的，這使他充滿了快活。

『你為什麼像那樣看我呢？你使我驚懼，請你走開吧！』那年輕的少女說。

他回答道：「我不願離開，也不能離開呢！」

雖是她怕他，他却不能離開她，直到她引他到她的家中去。然後他到父親那邊說他要像紳士那樣生活，不要像奴隸一般。他的父親覺得他的聲音柔和而悅耳，他的態度有禮而令人寵愛，一時非常奇異。因此，他給他穿適合於上等社會的服裝，又令他入學。四年之後，他陷入情網中。成為塞浦路斯最成功的年青紳士的賽蒙，向愛菲真尼亞（Iphigenia）——那少女的名字——的父親求婚。她的父親說：「她已許嫁羅德斯（Rhodes）的貴族青年帕息蒙達（Pasimondas）了，他倆不久將舉行婚禮。」

「當賽蒙聽了使他不快的消息後，他對自己說：『哇！愛菲真尼亞，這可使我顯示我是怎樣愛你呵！愛你使我不愧為男子；與你結婚將使我與上帝一般的快活與光榮！我一定要你，否則我寧願死的！』」

他立刻說服幾個年輕貴族的友人幫助他，整裝船舶，等待載愛菲真尼亞往羅德斯去的船。過着後，賽蒙拋鐵鎗於那船上，用重力拉近他自己的船，然後不等別人來助他，他跳到仇敵中間去。

賽蒙說：「我不是來掠奪你們，但要得到那高貴的少女愛菲真尼亞，我之愛她比愛世上

任何東西都熱烈。將她託付給我吧，我將不來傷害你們的」。

愛菲真尼亞哭着來到他的面前。

帕息蒙達對她說：「我是你的賽蒙，我的永恒不變的愛情比了帕息蒙達的誓約更有價值，不要哭泣，我的溫柔的小姐！」

她帶淚的微笑著，他引她到他的船上駛回坎第（Crete）去了——那地方他與他的友人都有親戚與好友在著。但到晚上，天上星光隱滅，一時竟風狂雨暴猛襲那船隻，推至羅德斯島的一個小海灣，離開到的羅狄恩（Rhodian）船只相隔一箭之路。

當他們駛開之前，帕息蒙達帶了武裝的人逮捕賽蒙，並引他到現任的地方官力息麥珠（Lysimachus）前。他們判決賽蒙和他的朋友犯海上劫掠與拐逃人妻的罪，處長期的徒刑。

當賽蒙憔悴地在獄中，無法希冀恢復自由時，帕息蒙達預備與愛菲真尼亞結婚了。帕息蒙達有一個弟弟叫哈密司達斯（Hornidas）他要娶貌美的女子加薩特拉（Cassandra）為妻，而她和地方官力息麥珠也相愛著的。帕息蒙達想倘若他和他弟弟同時結婚，可節省精神與金錢的消耗，因之就這樣決定了。於是力息麥珠大怒，經過深切的考慮之後，榮譽為愛情

所屈服，決定偕加薩特拉逃走。

像這種狂妄的變動，需要援助者。但誰是他的相助者呢？他立刻想到賽蒙和他的朋友們。他於是走到獄中接他們出來，武裝他們躲藏在他的家中，等到結婚的日期，他將他們分成三隊，一隊去預備船隻，一隊守在帕息達達家的門口，另一隊由賽蒙與力息麥珠為首領，拔刀衝入新房殺了兩個新郎，然後回新娘上船，快活地駛回坎第。

在他們的親戚和友人慶賀之中他們結了婚；雖然因為他們的這種行動而引起塞浦路斯和羅德斯兩島的爭鬥，但最後却和平解決，解決後，賽蒙和愛非真尼亞回到塞浦路斯，力息麥珠帶著加薩特拉回到羅德斯，這兩對都在美好愉快的生活中，白頭偕老。

友誼的故事

費薩明娜說：帝費薩講給我們聽的，是一個絕妙的愛情故事，現在我來講關於友誼的故事吧！

當年大維登撒做奧古斯都皇帝，為羅馬三執政者之一的時候，一個羅馬的青年紳士泰塔斯到雅典來學哲學，他與一個貴族的雅典青年季普斯（Gisippus）發生了似兄弟般地真摯

的友誼，三年之中，他們同居一屋，一起讀書。

不久，季雪普斯與一個年輕美貌的雅典少女索羅尼亞（Sophronia）戀愛了，而且婚期也已定了。在婚期之前，有一天季雪普斯帶他的友人去探訪他的愛人。這是泰塔斯第一次和索羅尼亞相見，他見到她的美貌，簡直使他銷魂了。他這樣的愛慕她，甚至廢寢忘食，後來他竟臥病不起了。泰塔斯的病，很使季雪普斯憂慮，他知道他心中一定有祕密的苦痛，所以他強迫他啓示出他痛苦的原因來。終於泰塔斯不能再壓抑了，他哭着說：

『哇，季雪普斯，我是不值得爲你的朋友的朋友的！我鍾情於索羅尼亞了！我是多麼卑鄙呵！但是我親愛的友人，請你原諒我，我知道我將因不義而罰我死亡的』。

季雪普斯猶疑不決地立在泰塔斯之旁，分析愛情的要求和友誼的要求。但是後來決定以自己的幸福來換友人的生命。

幾天之後，季雪普斯帶索羅尼亞到他的家裏。他悄悄地走到新娘睡着的房裏，將燈燭熄滅了，然後去告訴泰塔斯，叫他做新郎，泰塔斯感覺到很慚愧而拒絕了；但經不起季雪普斯真摯的懇求，終於同意了。走到黑暗的新房中去，他低聲軟語地問索羅尼亞，願否爲他的妻子，她以爲向她的是季雪普斯，所以答應願意的。然後泰塔斯拿一個值價的指戒戴在他的手

指上，說道：『那末，我是你的丈夫了。』

早起，索羅尼亞發現她受騙了，她偷偷地回到她家中去，告訴雙親：她被季雪普斯欺騙而和泰塔斯結婚，因為索羅尼亞是出身於頑固而貴族的家庭，雅典人都抱怨地反對季雪普斯。

但大錯已經鑄成！新娘的雙親不能不允許泰塔斯帶她到不知道敗名之事的羅馬去，等到泰塔斯走了，他們決定向季雪普斯報讎，組織一個有力的反對他的黨派，剝奪他的財產，並把他逐出雅典。

季雪普斯既無朋友又很貧乏，慢慢地走到羅馬，想求助於泰塔斯，他知道現在他的朋友是有錢又有勢的人了，為屋大維之子所寵愛而住於富麗堂皇的宮殿中。季雪普斯自願寧得那樣盜竊，而不敢走入宮中去，只是卑躬地立在門外，希望他的朋友能看見他，認識他而與他接談。但是泰塔斯急促的出門，簡直沒有留意他，季雪普斯以為被泰塔斯所輕蔑，他狠狠地走開了。

他在街上流浪着，於暮色蒼黃時，走到一個洞窟，這是盜賊時常聚會的地方，他就倒在堅硬的地上睡了。當他熟睡時，有兩個賊帶了他們的贓物來，為了分贓不均，起了爭執其中

一個殺死了另一個而逃開。早晨，幾個巡邏者逮捕了睡在屍首之旁的季雪普斯。

因為季雪普斯想死比窮困的生活要好一些，就承認殺人，法官判決他釘死於十字架——這是這個案件的通常刑法。一個偶然的機會，泰塔斯走到法庭來替一個事主辯護，他立即認出季雪普斯而使他非常驚奇他命運的慘變，他決定犧牲了一切以救他。但是這案件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撤消，因之他毅然地走到法官處說：「撤回你的判決，人是我殺死的，他並沒有罪。」這使每個人都十分吃驚。

季雪普斯驚奇地回過頭來，看是泰塔斯，他想他是爲了友誼而來援救的，但是他決定不接受他的犧牲。他對法官說：「先生，不要信任他，我是殺人者，我應當受刑」。

法官看着這兩個人爭受釘於十字架的酷刑，好像這是世界上最光榮的事似的，不禁愕然，忽而一個聲名狼藉的賊——他立在法庭中的——走前去宣佈說：

「這個奇特的爭辯很感動我，我來承認了吧，先生，你不能信任他們兩個所自陷爲殺人者，一個像泰塔斯那樣有地位而富貴的人會走到賊洞去嗎？他永久不會去的，但是當我和我的同伴走入洞中時，這個可憐的搖籃的生客睡在一隅。你知道賊有時會因分贓不均而相爭，昨天晚上我就是因此殺了我的同伴的。」

第三個自首者的出現，使法官迷亂了，他將此案請示於屋大維愷撒。於此泰塔斯和季雪普斯向愷撒盡述他們友誼的不可思議的故事，他就放了他們，甚至因為他們的緣故而也赦了那賊。

然後泰塔斯帶季雪普斯到他家去，一定要將他的一半財產送給他。並將他的驕麗而可愛的妹妹福爾維雅（Fulvia）嫁給他。

泰塔斯和索羅尼亞，季雪普斯和福爾維雅，他們兩對以後住在羅馬同一的皇宮中，都感到幸福和滿意。

三個指戒的故事

現在輪到尼費里講故事了。她說當佛羅稜斯和瘟疫流行時期對於宗教頗有爭論，因之她想到美耳契西底（Melchizedek）的故事。

他是住在阿敘皇帝沙拉丁所統治亞歷山特拉的一個非常富裕猶太人。因戰爭而貧底的沙拉丁，想掠奪美耳契西底的財產，但憂有所藉口，於是他到美耳契西底家去。

沙拉丁說：「我聽說你對於宗教，很有見解的，我希望要知道你的判斷：猶太教，回教

和耶穌教，那一種是正教呢？」

猶太人看出沙拉丁的詭計，倘若他說猶太教，或耶穌教是正教，他將被判為異教徒，他如迎合沙拉丁的意思，說回教勝於其他的宗教，回教皇必將說，一個有錢的信仰者應當多量的捐助地方的費用。他細思後回答道：

「陛下，從前有一個人有一隻值錢的指戒，他決定凡受贈這指戒的兒子充當一族之長，後裔可以管理別個兒子的後代。許多代都依照了他的意志而實行到最後，得這指戒的人却有三個兒子，而他們對於父親，同樣的孝順和負責，他也同等地愛護他們」。

「他不能裁決將這指戒傳於那一個兒子，他就去請技術精良的人依照了這個指戒另造兩隻。造得是那麼相像，連他自己也認不出那一個是真的，他將死時候，將它們祕密地分別授與他的兒子們，後來他們各人都拿出他父親所傳的指戒，要做族長。指戒既是如此相像，誰都不能說那個是真的，甚至到現在也不能決定此事呢？猶太教，回教和耶穌教的教義也是這樣，每種宗教都認為上帝的嫡裔，這正與指戒一樣，究竟誰能辨別那種是真正的呢？」

沙拉丁頗喜悅他的聰明，而美耳契西底却正像從陷阱之中逃出者，沙拉丁不用強力去掠取他的財產，只請求借貸。美耳契西底服從他的要求借款不久就歸還，而且還送他禮物！此